

郑克鲁文集·译作卷

基督山恩仇记

〔法〕大仲马



*Le Comte
de
Monte-Cristo*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郑克鲁文集·译作卷

基督山恩仇记

〔法〕大仲马 著

常州大学图书馆 郑克鲁 译

藏书章



SINCE 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山恩仇记 / (法)大仲马著;郑克鲁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8
(名家名著·郑克鲁文集.译作卷)
ISBN 978-7-100-15695-0

I. ①基… II. ①大… ②郑… III. ①长篇小说—
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8035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丛书策划: 谷 雨 李玉瑶 朱振武
责任编辑: 谷 雨
装帧设计: 刘水· 文创设计

名家名著·郑克鲁文集·译作卷

基督山恩仇记

[法]大仲马 著

郑克鲁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苏 州 市 越 洋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5695 - 0

2018年1月第1版 开本 890×1240 1/32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51.75

定价: 198.00元(全三卷)

目录

1	一 抵达马赛	13
13	二 父与子	22
22	三 卡塔卢尼亚人	35
35	四 阴谋	44
44	五 订婚喜宴	59
59	六 代理检察官	72
72	七 审问	86
86	八 紫杉堡	99
99	九 订婚之夜	107
107	十 杜依勒里宫的小书房	118
118	十一 科西嘉魔王	128
128	十二 父与子	137
137	十三 百日时期	148
148	十四 愤怒的囚徒与疯子囚徒	162
162	十五 三十四号和二十七号	182
182	十六 一个意大利学者	194
194	十七 神甫的牢房	218
218	十八 宝藏	233
233	十九 第三次发病	245
245	二十 紫杉堡的墓地	251
251	二十一 蒂布朗岛	265
265	二十二 走私贩子	274
274	二十三 基督山岛	283
283	二十四 奇珍异宝	294
294	二十五 陌生人	301
301	二十六 加尔桥的客栈	316
316	二十七 卡德鲁斯的叙述	333
333	二十八 入狱登记簿	341
341	二十九 摩雷尔公司	

357	三十 九月五日
376	三十一 意大利——水手辛伯达
406	三十二 醒来
413	三十三 罗马强盗
452	三十四 露面
480	三十五 锤刑
497	三十六 罗马狂欢节
519	三十七 圣塞巴斯蒂安地下墓穴
540	三十八 约会
549	三十九 宾客
575	四十 早餐
590	四十一 引荐
605	四十二 贝尔图乔先生
611	四十三 奥特伊别墅
620	四十四 家族复仇
646	四十五 血雨
659	四十六 无限支取
674	四十七 带白斑点的灰色马
688	四十八 观点交锋
701	四十九 海蒂
707	五十 摩雷尔之家
718	五十一 皮拉摩斯和提丝柏
730	五十二 毒物学
749	五十三 《恶棍罗贝尔》
768	五十四 公债的涨落
782	五十五 卡瓦尔坎蒂少校
796	五十六 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
812	五十七 苜蓿小园
825	五十八 努瓦蒂埃·德·维勒福先生
835	五十九 遗嘱

- 846 六十 快报
- 857 六十一 园丁如何除掉偷吃桃子的睡鼠
- 870 六十二 鬼怪
- 881 六十三 晚宴
- 894 六十四 乞丐
- 906 六十五 夫妻龃龉
- 918 六十六 结婚计划
- 930 六十七 检察官的办公室
- 943 六十八 夏季舞会
- 953 六十九 调查
- 966 七十 舞会
- 978 七十一 面包和盐
- 984 七十二 德·圣梅朗夫人
- 998 七十三 诺言
- 1032 七十四 维勒福的家墓
- 1043 七十五 会议记录
- 1059 七十六 小卡瓦尔坎蒂的进展
- 1073 七十七 海蒂
- 1099 七十八 雅尼纳来鸿
- 1123 七十九 柠檬水
- 1138 八十 指控
- 1146 八十一 退休面包商的房间
- 1170 八十二 撬锁
- 1187 八十三 上帝的手
- 1195 八十四 博尚
- 1203 八十五 旅行
- 1218 八十六 审问
- 1235 八十七 挑战
- 1243 八十八 侮辱
- 1256 八十九 黑夜

1266	九十	决斗	二十六	344
1282	九十一	母与子	二十六	352
1290	九十二	自尽	二十六	353
1301	九十三	瓦朗蒂娜	二十六	356
1311	九十四	吐露爱情	二十六	362
1326	九十五	父与女	二十六	367
1337	九十六	婚约	二十六	371
1351	九十七	通往比利时的大路	二十六	376
1360	九十八	钟瓶旅馆	二十六	379
1376	九十九	法律	二十六	384
1389	一〇〇	幽灵	二十六	389
1398	一〇一	下毒的女人	二十六	394
1406	一〇二	瓦朗蒂娜	二十六	399
1414	一〇三	马克西米利安	二十六	404
1426	一〇四	唐格拉尔的签字	二十六	409
1440	一〇五	拉雪兹神甫公墓	二十六	414
1457	一〇六	分钱	二十六	419
1477	一〇七	狮窟	二十六	424
1487	一〇八	法官	二十六	429
1499	一〇九	刑事审判	二十六	434
1507	一一〇	起诉书	二十六	439
1516	一一一	抵罪	二十六	444
1527	一一二	动身	二十六	449
1542	一一三	往昔	二十六	454
1558	一一四	佩皮诺	二十六	459
1573	一一五	路易季·瓦姆帕的菜单	二十六	464
1583	一一六	宽恕	二十六	469
1591	一一七	十月五日	二十六	474

三十七 圣塞巴斯蒂安地下墓穴

兴许弗朗兹平生没有像此刻这样，感受到从快乐到忧愁如此鲜明的印象和如此迅速的转换；仿佛夜魔吹出具有法力的一口气，罗马刚刚变成一座巨大的坟墓。出于凑巧，连黑暗的程度也增加了，这天恰逢下弦月，月亮大约要到晚上十一点钟才升起；年轻人穿过的街道伸手不见五指。幸好这段路很短；十分钟后，他的马车，或者确切地说伯爵的马车停在伦敦饭店门前。

晚餐已准备好了；由于阿尔贝说过他可能不会马上回来，弗朗兹便不等他，坐到餐桌前。

帕斯特里尼老板习惯看到他们一起吃饭，问起阿尔贝不在的原因；但弗朗兹仅仅回答，阿尔贝前天接到邀请，赴宴去了。长明烛遽然熄灭，代替亮光的黑暗，继喧嚣声而来的寂静，这一切在弗朗兹的脑海里留下了某种忧虑，免不了有些不安。尽管老板殷勤周到，有两三次进来问他需要什么，他还是默默地闷头吃饭。

弗朗兹决定尽量等阿尔贝。因此他吩咐马车到十一点钟再来，让帕斯特里尼老板一看到阿尔贝回到饭店，不管情况如何，便立刻通知他。到十一点钟，阿尔贝还没有回来。弗朗兹穿好衣服出门了，并告诉老板，他要在布拉恰

诺公爵府上过夜。

布拉恰诺公爵的公馆是罗马最迷人的邸宅之一；他的妻子是科洛纳家族¹的末代子孙之一，招待客人尽善尽美，因此，公爵举行的宴会和舞会全欧闻名。弗朗兹和阿尔贝到罗马时都带着给他的介绍信；所以，他开门见山就问弗朗兹，旅伴上哪儿去了。弗朗兹回答，他离开朋友时正当长明烛就要熄灭，后来看见朋友到了马塞洛街，紧接着就不见了踪影。

“那么他没有回来吗？”公爵问。

“我等到现在。”弗朗兹回答。

“您知道他到哪里去吗？”

“不，不很清楚；但我想怕是幽会去了。”

“见鬼！”公爵说，“这样的日子，或者说得准确些，这样的夜晚，迟迟不归是不妙的，对吗，伯爵夫人？”

最后一句话是对G伯爵夫人说的，她刚来到，正挽着公爵的弟弟托尔洛尼亚先生的手臂踱步。

“相反，我感到这是一个迷人的夜晚，”伯爵夫人回答，“这里的来宾只抱怨一件事，就是夜晚过得太快。”

“因此，”公爵微笑着说，“我不是指这里的人，他们不会遇到什么危险，除了看到您这样漂亮，男人会爱上您，女人会嫉妒得发病；我是指在罗马的大街小巷里行走的人。”

“唉！天哪，”伯爵夫人问，“这个时候有谁在罗马的大街小巷行走呢，除非是去参加舞会吧？”

1 13至17世纪在罗马起过重大作用的旧贵族之家，出过教皇、红衣主教、战将、女诗人。

“是我们的朋友阿尔贝·德·莫尔赛夫，伯爵夫人，我离开他时大约在晚上七点钟，他去追逐那个陌生女人，”弗朗兹说，“后来我就没有再见到他。”

“怎么！您不知道他在哪里吗？”

“一点儿不知道。”

“他有武器吗？”

“他穿着小丑服装。”

“您本不该让他去的，”公爵对弗朗兹说，“您比他更了解罗马的情况。”

“噢！是的，可这就等于想拉住今天赛马得奖的三号马，”弗朗兹回答，“再说，您看他会出事吗？”

“谁知道呢！今晚天非常黑，马赛洛街离台伯河很近。”

弗朗兹看到公爵和伯爵夫人的想法跟自己的焦虑不安不谋而合，感到一阵战栗掠过自己的血管。

“因此，我吩咐饭店老板，我今夜很荣幸要在公爵先生府上度过，”弗朗兹说，“他一回饭店，就要来通知我。”

“瞧，”公爵说，“没错，我想是我的一个仆人在找您。”

公爵没有搞错；看到弗朗兹，仆人走近他。

“大人，”仆人说，“伦敦饭店老板派人来传话，有一个人带着德·莫尔赛夫公爵的一封信，要见您。”

“带着公爵的一封信！”弗朗兹大声说。

“是的。”

“这几个人是谁？”

“我不知道。”

“为什么他不到这里来，把信交给我？”

“送信的人没有给我作解释。”

“送信人在哪里？”

“他看到我走进跳舞大厅向您禀报，便马上走开了。”

“噢！我的天！”伯爵夫人对弗朗兹说，“快去。可怜的年轻人，或许他出了什么事。”

“我就赶去看看。”弗朗兹说。

“您会回来告诉我们消息吗？”伯爵夫人问。

“如果事情不严重，我会回来的；要不然，我担保不了我会怎么行事。”

“无论如何要小心谨慎。”伯爵夫人说。“噢！放心吧。”

弗朗兹拿上帽子，匆匆忙忙走了。他已经把马车打发走，吩咐两点来接他；幸亏布拉恰诺公馆一面临行市街，另一面临使徒广场，离伦敦饭店只有十分钟路程。接近饭店时，弗朗兹看到一个人当街站着，他毫不怀疑，这是阿尔贝的送信人。这个人裹着一件大氅。他向这个人走去；但令弗朗兹大吃一惊的是，这个人先向他开口。

“大人找我干吗？”这个人退后一步说，仿佛在严阵以待。

“不是您给我捎来德·莫尔赛夫子爵的一封信吗？”弗朗兹问。

“大人就住在帕斯特里尼的饭店里？”

“是的。”

“大人是子爵的旅伴吗？”

“是的。”

“大人贵姓？”

“弗朗兹·德·埃皮奈男爵。”

“那么这封信是给大人的。”

“要回信吗？”弗朗兹从他手里接过信问。

“要，至少您的朋友希望这样。”

“那么上楼到我房里去吧，我写回信给您。”

“我还是在这里等的好。”送信人笑着说。

“为什么？”

“大人看完信以后就明白了。”

“那么我能在这里再见到您吗？”

“当然啦。”

弗朗兹回到饭店；他在楼梯上遇到帕斯特里尼老板。

“怎么样？”老板问他。

“什么怎么样？”弗朗兹回答。

“您见到您的朋友派来见您的那个人了吗？”他问弗朗兹。

“是的，我见到他了，”弗朗兹回答，“他交给我这封信。请叫人点亮我房里的蜡烛。”

饭店老板吩咐一个侍者点上一支蜡烛，带弗朗兹回房。年轻人看到帕斯特里尼老板神色惊惶，就更想看阿尔贝的信，蜡烛一点亮，他就凑过去，打开信纸。信是阿尔贝手写的，而且签有他的名字。弗朗兹看了两遍，他远远没有料想到信的内容。

这封信原文如下：

亲爱的朋友，一收到此信，劳驾在书桌的方抽屉里找到我的皮夹子，拿出信用证；如果数目不够，请加上您的信用证。赶到托尔洛尼亚那里，

马上取出四千皮阿斯特，交给来者。我急需这笔钱，万勿迟延。

不再赘言，我信赖您，正如您将来可以信赖我那样。

再：I believe now to italien banditti.¹

您的朋友

阿尔贝·德·莫尔赛夫

在这几行字下面有陌生笔迹写出的一句意大利语：

Se alle sei della mattina le guattro mile piastre non sono nelle mie mani, alla sette il conte Alberto aviaecessato di vivere.

——Luigi Vampa²

弗朗兹看到第二个签名，便恍然大悟了，明白送信人为什么不肯上楼到他的房里；对送信人来说，街道比弗朗兹的房间更加安全可靠。阿尔贝落在那个大名鼎鼎的强盗头子手里了，而他还长久不肯相信这个强盗头子存在呢。

没有时间可浪费。他急步走向书桌，打开那个抽屉，找到皮夹子，在里面翻出信用证：总共有六千皮阿斯特，但阿尔贝已经花掉其中的三千。至于弗朗兹，他没有任何信用证；由于他住在佛罗伦萨，到罗马来只过七八天，他带了一百多路易，如今最多剩下五十路易。

因此还需要七八百皮阿斯特，弗朗兹和阿尔贝两人才能凑齐这笔款子。

1 英语：我现在相信意大利有强盗了。

2 意为：如果早上六点钟 4000 皮阿斯特不交到我手里，阿尔贝·德·莫尔赛夫子爵便不再生还。——路易季·瓦姆帕。

在这种情况下，弗朗兹可以指望托尔洛尼亚先生会帮忙，这倒是真的。

于是他准备赶紧回到布拉恰诺公馆，这时，他的脑子里突然掠过一个明晰的念头。

他想到基督山伯爵。弗朗兹正要叫人把帕斯特里尼老板请来，这当儿，他看到老板本人出现在门口。

“亲爱的帕斯特里尼先生，”他急忙说，“您想伯爵在房里吗？”

“在，阁下，他刚刚回来。”

“他上床了吧？”

“我想不至于。”

“那么，请去按他的门铃，代我问一下能否接待我。”

帕斯特里尼老板赶紧按吩咐去做；五分钟后，他回来了。

“伯爵恭候阁下。”他说。

弗朗兹穿过楼梯平台，一个仆人把他带到伯爵那里。伯爵待在一个弗朗兹没见过的小书房中，里面放了一圈转角沙发。伯爵迎上前来。

“嗨！什么好风在这个时候把您吹来，”他说，“是来要同我共进晚餐吧？这可是意想不到，您真是太赏脸了。”

“不，我来是为了跟您谈一件要事。”

“一件要事！”伯爵说，用他一向的深邃目光望着弗朗兹，“什么事？”

“就我们俩吗？”

伯爵走到门口，再走回来。

“没有别人。”他说。

弗朗兹将阿尔贝的信递给他。

“您看吧。”他对伯爵说。

伯爵看了一遍。

“啊！啊！”他说。

“您看了附言吗？”

“看了，”他说，“我看得清清楚楚：Se alle sei della mattina le guattro mille piastre non sono nelle mie mani, alla sette il conte Alberto avia cessato di vivere.—Luigi Vampa”

“这件事您怎么看？”弗朗兹问。

“您有他们所索取的款子吗？”

“有，但缺八百皮阿斯特。”

伯爵走向书桌，打开抽屉，里面装满金币。

“我希望，”他对弗朗兹说，“除了我，您没有向别人开过口，给我这个面子吧？”

“您看，我直接来找您了。”弗朗兹说。

“谢谢，拿吧。”

他示意弗朗兹在抽屉里取钱。

“有必要把这笔钱送到路易季·瓦姆帕那里吗？”年轻人也盯着伯爵问。

“当然！”伯爵说，“您自己判断吧，附言写得明白无误。”

“我觉得，如果您费心想一想，说不定您会找到一个办法，把这场交易简单化。”弗朗兹说。

“什么办法？”伯爵惊讶地问。

“比如，如果我们一起去找路易季·瓦姆帕，我深信他不会拒绝您给阿尔贝自由的。”

“不会拒绝我？我对这个强盗会有什么影响力呢？”

“您不是刚刚帮了他一个绝不会忘记的大忙吗？”

“什么忙？”

“您不是刚刚救了佩皮诺的命吗？”

“啊！啊！谁这样告诉您的？”

“这就别管了，我知道底细。”

伯爵沉默了一会儿，皱紧眉头。

“如果我去找瓦姆帕，您肯陪我去吗？”

“只要您不讨厌我陪您去。”

“那么，好吧；夜色很美，在罗马郊外漫步只会是一大快事。”

“要拿武器吗？”

“拿武器干什么呢？”

“钱呢？”

“用不着。送这封短信的人在哪里？”

“在街上。”

“他在等回信吗？”

“是的。”

“我们该弄清上哪里去；我去叫他来。”

“没有用，他不肯上来的。”

“兴许不肯到您这里来，但到我房里，他不会为难的。”

伯爵走到小书房临街的窗前，怪腔怪调地吹了一声口哨，那个穿大髦的人从墙边闪出来，走到街道当中。

“Salite¹！”伯爵用吩咐仆人的口气说。

1 意大利语：上来！

送信人毫不耽搁，毫不犹豫，甚至赶紧服从，越过四级石阶，走进饭店。

五秒钟后，他来到小书房门口。

“啊！是你，佩皮诺！”伯爵说。

但佩皮诺一声不吭，跪倒在地，抓住伯爵的手，吻了好几次。

“啊！啊！”伯爵说，“你还没有忘记我救了你的命！真是怪事，可是已过了一星期啦。”

“不，大人，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佩皮诺用感激涕零的声调说。

“永远，这真够长的！但你毕竟是这样认为的。快起来回答吧。”

佩皮诺向弗朗兹投了不安的一瞥。

“噢！在这位大人面前你说话不必顾忌，”伯爵说，“他是我一个朋友。”

“请允许我给您这个头衔，”伯爵转向弗朗兹，用法语说，“为了得到这个人的信任，需要这样做。”

“当着我的面，您说话不必顾忌，”弗朗兹说，“我是伯爵的朋友。”

“好极了，”佩皮诺又转向伯爵说，“大人问吧，我会一一回答。”

“阿尔贝子爵怎么会落到路易季手里？”

“大人，法国人的敞篷四轮马车好几次同泰蕾莎那辆车相遇。”

“就是首领的情人吗？”

“是的。法国人向她送秋波，泰蕾莎也回送秋波，闹着玩儿；法国人掷给她花束，她也回敬他花束；这样做不用说是得到头儿的同意的，他就坐在同一辆马车里。”

“怎么？”弗朗兹大声说，“路易季·瓦姆帕坐在罗马农妇的敞篷四轮马车里吗？”

“他化装成车夫赶马车。”佩皮诺回答。